



## ■青春岁月

# 粗暴的父爱

□张艳东 文/图

在家庭教育里，比较理想的模式是慈母严父。想想真是有道理。太溺爱了，孩子难以独立，易羸弱。太严厉了，缺少爱，会孤独自闭。父亲呵斥一声，母亲给个枣，恩威并施，刚柔并济，孩子才会在健康完整的环境里抽丝发芽，茁壮成长。像树的养护，光浇水，不剪枝，你会知道它长成何等模样。

父亲对我很严厉，近乎粗暴。这几年老了粗暴不动了。可是我却很心酸。小时候的记忆好像除了瞪眼睛发脾气，还真想不起别的。印象里父亲没抱过我，后来向老妈求证，果然是。细想也是童年的遗憾。

老爹的严厉从他外貌上也能找到佐证。他谢顶、大胡子，三天不刮，操起器械就是张飞。母亲揶揄他满头是脸，满脸是头，该长的地方不长，不该长的地方瞎长。父亲就把酒盅往炕桌上一磕，妇人之美！好男一脸毛，好女一身膘。

我小时候很怕父亲，都有了心里阴影。父亲一起高腔，心就缩成一团，低着头用鞋搓地，大气不敢出。

记得是七八岁的那年，赶上好年景，粮多得没处放，父亲决定盖粮仓。父亲舍不得叫人帮工，还得管饭，而且又不急，就自己慢慢侍弄。我给打下手。父亲和好了泥，我用铁锹半下地端。我倒不是怵累，是害怕有一点不称他的心，他就拿眼瞪我。一瞪我更吓得没头没绪，失去章法，结果更容易遭他的呵斥。

父亲盖粮仓时买了线绳，用罢了就放在抽屉里。我也是记吃不记打，偷出来和伙伴去山坡上套鸟，按窝的边缘下好了，远远地匍匐在暗处，单等它来，来就是篮子里的菜。要命的是线绳被伙伴弄丢了。

回去母亲就质问我，说又是你拿的吧？你爸还要用，等着挨

收拾吧！不知道他的脾气啊？找着挨打！我真是愁坏了，动用了全部的小智慧，也理不出头绪。三十六计，走为上策。可大腿根虱子往哪儿走？死胡同！那就启用三十七计，躲。我藏起来，藏在他们眼皮底下，所谓灯下黑。我就发现，灶台处风匣空隙里是个好地方。

到了饭点，母亲照例站在大门口高声地喊我吃饭，换做往常总从哪个地方喊出个灰头土脸的半大孩子，让人想起母亲喊躲在犄角旮旯的鸡。母亲喊完了，掂着身上的柴火棍儿，带着完成任务的气定神闲往回走。

进了屋打窗户往外望，等了十几分钟，不见她的儿子回来，心里有点纳闷，就去当街找，挨个地问。越问，母亲越害怕。一顿饭过去了，母亲的喊声里带了哭腔。

天傍黑，父亲从地里回来，便和母亲一起又去找。我藏在风匣的空当里，觉得事儿闹大了，吓得更不敢出来。

天黑之后，母亲哭哭啼啼地和父亲进了屋，接着便是母亲的埋怨和数落，父亲一声不吭。

后来母亲坐在炕上哭着喊，东东你出来吧，你在哪里？你爸不打你啦……既对着屋子的墙壁，又对着心里的空洞和虚无。父亲抽了一气烟，跳起来又去园子里对着井口喊。母亲跟出去，父亲让她找根长棍子，去井里探。等他们无望地再回到屋里，看到了炕上躲在墙角的儿子。那一刻，他们定在当地。我看见父亲下意识拿起柜子上的鸡毛掸，又颤抖地松开，掉在了地上……

日子走得太快，狼撵似的，没怎么地就四十多了。我已经记不起，父亲从那以后再打过我没有，现在却希望他打过我，因为借此我能想起我和父亲的点点滴滴。同时也明白，原来有一种爱也可用粗暴来表达。

## 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本版热线电话：63523314 本版邮箱：ldwbgh@126.com  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

## ■家庭相册

# 父母的订婚照

□孙贺文/图



读木心的《从前慢》，再回头看看老镜框里我父母的订婚照，似乎看见了光影中我母亲那代人的爱情。

母亲指着照片说，他们那代人可不像现在的年轻人那么开放。媒人带着母亲相亲时，母亲羞得没敢抬头仔细地看父亲长得什么样子，只是大概看见了轮廓，知道不是很丑的一个人，回到家里怎么也想不起来未来女婿的样子。舅妈在偏厦子里追问她对象长得怎么样时，母亲支吾了半天，然后告诉嫂子，没看清，被嫂子笑得不行。

相看完了，按照农村的规矩就该过彩礼了。父亲一共给母亲家七十五块钱的彩礼钱。母亲用

它买了一条纱巾，剩下的给全家都贴补了一点。给自己父亲买了一瓶酒，母亲买了一斤糕点，新过门的嫂子一块帕子，哥哥一件的确良短袖。又给婆家这头儿买了一些东西，剩下三十块钱，母亲缝在棉衣兜里，再也舍不得花。

订婚的那年夏天，母亲和屯子里的人去看电影。父亲老远地看见了母亲，不好意思过来打招呼，看见母亲的队伍里有几个熟悉的朋友，就过来假装说话，偷偷看了母亲一眼，母亲不敢抬头，满脸通红的绞着衣襟，父亲就不远不近地跟在后面。

电影开始了，父亲同村去的几个小伙子，知道父亲的对象就在前排那帮女子中，问了父亲我



左二为张洪

## ■工友情怀

# “没啥，这都不算事”

□王立娟 文/图

张洪是顺义上辇粮食收储库的机修工，50多岁了，人长得其貌不扬，但手底下的活计那叫一个秀气，什么东西坏了，到他手里鼓捣鼓捣就修好了。他不但心灵手巧，而且对人热情，谁家有个大事小情，他准跑前跑后的帮着忙活。谁要有什么想不通的事也会找他唠唠，他总会用他的“张氏理论”开导一番，而每次都会“药到病除”。

他挂在脸上的总是那典型的“张氏笑容”，挂在嘴边的总是他的经典语录：“没啥，这都不算事！”因为张洪的机修水平高、对人又热情，是职工的贴心老大哥，大家都尊称他为“张师傅”。

张师傅是单位机修方面的专家，多年来，给企业节省了不少维修资金。他是一个特别“抠儿”的人，什么都舍不得扔，总能变废为宝。有一回，上辇粮库从别的单位集并过来5台废旧输送机，大家都认为已经失去使用

价值，只能当废铁卖。可张师傅不死心，一头扎进那堆“废铁”里，一会儿拿着尺子量，一会儿通电试，拆了又装，装了又卸。三天后，一台完好的20米输送机在张师傅的面前运转起来。不但如此，他还把原有的6米输送机改成了8米的，大大提高了机器的使用性能。

经过试用，两台设备运转正常，完全可以和新机器媲美。大家抚摸着在张师傅手下诞生的“新生儿”，就像抚摸着自己的孩子。单位领导当着大家的面大大夸奖了他，张师傅不好意思憨憨地笑着说：“没啥，这都不算事！”这句朴实无华的话感动了现场所有的人。

张师傅是一个表面木讷，内心火热的人，还是一个爱操心的人。这不，徒弟小王生病住院了，需要动手术。他知道小王是个急脾气，怕他不好好配合医生治疗，就火急火燎地赶到医院，

母亲的名字，就打口号一遍一遍喊母亲的名字。母亲回头一次，就看见身后不远的父亲一次，父亲像电影《山楂树之恋》里的老三一样，腼腆地挠着头红着脸，挂着幸福的笑容，合不拢嘴。

后来，村子里时兴起订婚照，我父亲起早去背艾蒿草，去城里卖，攒了几块钱。再看电影遇见时，紧走几步塞进了母亲手里，小声道：“要不要咱们俩也照个订婚照，你说了算。”母亲说自己当时没回答，第二天就去了村东头和父亲村路的交叉口，果然父亲就在那里等，就像是约好了一样，实际上，当时母亲是没有口头应允任何事的。

父亲和母亲就有了这张照片，父亲取了相片后，在后面偷偷地写了一首诗：“秀芹明若彩霞，一枝花落我家，恩爱百年好合，今生努力爱她。”母亲说，这张照片藏了好多地方，怕被人看见了笑话，直到结婚很多年后，才敢拿出来镶进镜框子里去。

年老的母亲没事儿的时候，总是摩挲着镜框里和父亲的订婚照。我知道她不是怀念那时候的青春，而是在追忆那时候的慢爱情，那份令人心动的婉约之美。那时候一切都好慢，慢慢地酝酿，慢慢地蒸馏出一份纯粹的爱情，愈久弥香，散发着熠熠的光。

和他聊天、安慰他、给他做思想工作。在张师傅的开导下，小王积极配合医生进行了手术，很快痊愈出院了。

张师傅有严重的糖尿病，每天用餐定时定量是稳定病情的关键。可是机修这活儿起来就没有准点，张师傅有好几次在工作中差点晕过去。2013年10月份入库玉米，有一天中午，张师傅刚要去吃午饭，输送机突然坏了。活儿不等，眼见10多辆大车排了一宿的队等着卸粮食，七八个人全部歇工。张师傅二话没说，扛着修理工具就投入到了紧张的维修工作中。这个输送机就像故意和张师傅作对似的，以他的手艺弄了两个小时愣是没修好。张师傅的低血糖越来越严重，有点吃不消了，就见他脸色蜡白，豆大的汗珠吧嗒吧嗒往下掉。别人劝他吃点饭再干，他还嘴硬地说：“没事儿，这就修完了！徒弟，给我端碗糖水去，喝完就好了。没啥，这都不算事！”还没等徒弟小王把糖水端来，张师傅“咣当”一下就倒在了地上。好在有惊无险，因为抢救及时，张师傅很快脱离了危险。

张师傅以实际行动诠释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誓言，他是职工的榜样。面对大家连年评选他为优秀共产党员的事情，他多次找到领导，要求把这个荣誉让给其他同志。这是多么质朴的行为和朴实的语言。

还有许多像张师傅一样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奉献的职工，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雷锋同志在日记中的一段话：“如果你是一滴水，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？如果你是一线阳光，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？如果你是一粒粮食，你是否哺育了有用的生命？如果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，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？”